
ICANN71 | 虚拟政策论坛 - 全体会议: ICANN 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在互联网治理生态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
2021年6月15日(星期二) - 14:30 - 16:00 (欧洲中部夏令时间)

布伦达·布鲁尔 (BRENDA BREWER): 本次会议现在开始。请开始录音。

[本次会议正在录音]

布伦达·布鲁尔: 大家好, 欢迎出席 ICANN71 全体会议: ICANN 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在互联网治理生态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我是布伦达·布鲁尔, 担任本次会议的远程参会经理。

[电话铃声]

抱歉。

请注意, 本次会议会被录音, 务必遵循 ICANN 《预期行为标准》。在本次会议期间, 只有在问答窗口中提交问题或意见才能进行朗读。我将在会议主席或主持人规定的时间内朗读问题或意见。

本次会议的翻译服务包括英文、中文、法文、俄文、西班牙语和阿拉伯文。点击 Zoom 工具栏上的“口译”图标, 然后选择旁听本次会议使用的语言。

注: 以下内容为针对音频文件的誊写文本。尽管文本誊写稿基本准确, 但也可因音频不清晰和语法纠正而导致文本不完整或不准确。该文本仅为原始音频文件的补充文件, 不应视作权威记录。

如果各位想发言，请在 Zoom 会议室举手示意，当会议主持人叫到你的名字后，技术支持团队将为您取消麦克风静音。发言之前，务必从“口译”菜单中选择发言使用的语言。

请说出您的姓名以便于记录；如果您要用英语之外的其他语言发言，请同时说出您使用的语言。发言时，务必确保所有其他设备和通知保持静音。请清楚表达并保持合理语速，以便翻译人员能够更准确地进行翻译工作。

抱歉，本次会议的所有参与者均可在聊天窗口中发表意见。请使用对话窗口中的下拉菜单，选择“回复所有小组成员和与会者”。这样，全体人员均可查看您的评论。

请注意：只有参与 Zoom 网络研讨会的小组成员才能进行私聊。会议主持人、联合主持人及其小组成员也可以查看小组成员、标准与会者向其他标准与会者发送的消息。

要查看实时速记，请点击 Zoom 工具栏中的“隐藏字幕”按钮。

我就讲这么多，下面有请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Olivier Crepin-Leblond) 发言。

感谢大家。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非常感谢，布伦达。欢迎大家出席本次会议，希望会议可以取得丰硕成果。我是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我是一般会员社群成员。今天的会议主题是互联网治理。我们将就 ICANN 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展开讨论。综合研究两项主题。ICANN 并非首次讨论相关主题。

长期以来，我们与布莱恩·库特 (Brian Cute) 召开过多次会议，讨论改善 ICANN 多利益相关方模型。

同时还趁机成立了跨社群工作组，讨论互联网治理问题。接下来，我想请拉菲克·丹马克 (Rafik Dammak) 和玛丽莲 凯德 (Marilyn Cade) 发言。拉菲克，希望您还在线。非常好。恭喜您荣获“多利益相关方杰出贡献奖”。我想玛丽莲可能也在旁听会议。恭喜二位。

今天，我们不仅会分开讨论两项主题，还会综合做出判断。互联网治理永无止境。互联网治理环境会不断发展，ICANN 在多利益相关方模型乃至整个生态系统中扮演的角色也将持续变化。ICANN 也必须做出调整。

我们发现，近期 - 也可能相隔时间有些久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 尽管并非 ICANN 规定，却对 ICANN 的日常运营模式有着深刻的影响，而且对 ICANN 流程、法规、规则、内部

规则等众多方面带来了一些切实的变化。未来还可能会出台更多的法规。ICANN 很可能会取得更大的发展。

毋庸置疑，现阶段的关键问题是：ICANN 是否做好准备迎接可能出现的重大挑战？不仅如此，我们发现形势变得有些严峻，鉴于今年无法召开面对面会议，情况发生重大转变，过去每年召开三次会议，研究相关主题，开展面对面讨论，快速寻找解决方案。

在今天的会议中，我们将会就所有相关问题展开讨论。我想知道，我们是否准备幻灯片？

显然，我们准备了幻灯片，大家应该可以看到。

我们看不到。

我们继续吧！这是一个问题。

讨论共分四个部分。我想我们已经开始深入研究第 1 部分。第 1 部分是简介部分。

届时将邀请 ICANN 社群内外的多位小组成员参与讨论，因为社群内部意见很可能与 ICANN 及其外部的观点有所不同。

我们将会面向 ICANN 社群内部征集意见。第 2 部分将研究如何做出改进。也就是 ICANN 社群和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可以对哪些环节加以改进？最近遇到了哪些挑战？

第 3 部分，我们将重点了解社群外部同事的意见，一些同事其实已经加入社群。因此，他们对我们十分了解。我们将依托整体互联网治理生态系统讨论 ICANN 事务。

最后 90 分钟，有望得出一些有效结论。GAC 成员尼戈尔 希克森 (Nigel Hickson) 将提供帮助，助力我们完成这项艰巨任务。尼戈尔，您还在进行记录。

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今天，我们有幸请到国际互联网协会代表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 (Rinalia Abdul Rahim) 出席会议。实际上，几年前里纳利亚就已加入 ICANN 董事会，她对我们非常了解，尽管目前还未正式加入社群。

詹姆斯 布雷德尔 (James Bladel) 无需多做介绍。他来自注册服务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当然，詹姆斯担任 GNSO 理事会主席已有多年。

乔治·坎西奥 (Jorge Cancio) 来自政府咨询委员会，是一位瑞士朋友和同事。

克莱尔·克雷格 (Claire Craig) 来自非商业用户选区。克莱尔加入 GNSO 已有多年，对 GNSO 了解十分广泛。

然后是我，好的。很好。

何文·科巴里加 (Jovan Kurbalija) 来自外交研究基金会。何文一直积极参与 ICANN 外部事务，但在内部可能不太活跃。因此，他的反馈和意见值得关注。

保罗·麦格雷迪 (Paul McGrady) 来自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保罗同样拥有多年相关经验，从行业视角了解问题颇为值得关注。

玛丽塔·摩尔 (Marita Moll) 来自一般会员咨询委员会，也是 ICANN 最终用户。

最后是詹姆斯·普伦德加斯特 (Jim Prendergast)。抱歉，詹姆斯，将您放在最后介绍，按字母顺序排序。詹姆斯·普伦德加斯特来自注册管理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

欢迎各位出席本次会议。

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我想第 1 部分完成了。下面快速进入第 2 部分。

但现在有一个问题。如果大家想要向小组成员提问或发表意见，请在聊天窗口中键入相关内容。另外还提供了问答窗口，问题与解答必须显示到问答窗口，聊天窗口则主要显示其他各类信息。

我们只会在问答窗口中接受提问，因为共有近 400 人出席本次会议，全部混合到一个频道势必显得有些凌乱。

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这属于引导性问题，不一定要用对错来衡量，也不是都有确切答案，但很可能有助于开展今天会议的讨论内容。

首先，小组成员分别代表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团体，这些利益相关方团体如何参与 ICANN 事务？但凡出席会议的利益相关方团体都有各自的理由，渴望达成一致意见，但有时意见可能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团体相悖。因此，我们需要召开会议，相互之间展开讨论。

ICANN 社群对于多利益相关方模型设定了哪些期望？一方面提高参与率，一方面提升效率。

目前面临的主要障碍是什么？哪些环节有效？哪些环节无效？特别是，现阶段必须全程在线下开展工作，还要保持行动敏捷，有时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开展讨论。

首先邀请几位代表发言，他们曾明确表示关注这个问题。

首先有请乔治·坎西奥发言。乔治，请您从 GAC 的角度据此发表看法。

乔治·坎西奥：

好的。非常感谢奥利维尔。很荣幸能够出席本次会议。希望大家都能听到我的声音。我通过手机连接，因此屏幕有点小。

从 GAC 的角度而言，尽管从个人和国家能力的角度说明，但政府代表和传达的是公共政策利益，国家、国际或地区法律相互交织。

至于面临哪些障碍？哪些环节有效？哪些环节无效？如果从 30,000 英尺的距离整体审视 ICANN 会发现，与所有规则制定组织一样，一旦涉及这个问题，需要考虑两个方面。

一方面同意并接受组织，因此又重新回到合法性问题，也就是自我监管。

第二个方面无疑是绩效问题，即组织必须行之有效地及时解决问题。毋庸置疑，两个方面关联紧密。

从同意或接受的角度而言，我认为随着 ICANN 和 IANA 过渡工作的推进及问责制改革的深入，我们推出了大量有效的自我监管结构和功能强大的工具、检查和制衡系统，目前仍处在测试阶段，但无疑可以从整体上为组织开展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从绩效角度而言，显然需要考察 IANA 职能等运营问题，我认为成效显著。这是必然的。疫情爆发后，DNS 仍保持稳定灵活。但在其他层面 - 尤其是政策层面，我们遇到了重大障碍。流程往往可以感知，过度复杂、缓慢而且流于形式主义；但事实上，倘若缺乏必要的时间、人力和资金，恐怕难以实现。除非存在直接利益或代表一般会员公共利益，比如政府代表或公民社会人士，否则很可能无法获得充分的访问权限。

因此，在我看来，关键问题在于，流程能否有效满足各方利益需求？是否在公共利益注意事项中适当体现各方意见？

此外，当然还面临很多实施问题，促使复杂度进一步增加。有时，还会遭遇来自其他层面的反对声音和讨论。

这些绩效缺陷会影响人们对模型总体有效性及其接受度的看法。与此同时，我想在 ICANN 外部人员发表意见时也会开展讨论，这些人员其实并未参与运营工作。

感谢大家。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感谢您的说明，乔治。开幕致辞棒极了！天哪。希望可以广泛征集反馈意见，供小组成员及今天出席会议的各位成员进行讨论。

您对 GAC 成员提到了一般会员。我想这是促使一般会员成员迅速做出响应的原因所在，所以我想请玛丽塔 (Marita) 进行相关说明。

关于公共利益，这里展示了很多内容，提出了可能面临的质疑。

您对此有什么看法，玛丽塔？

玛丽塔·摩尔 (MARITA MOLL)：谢谢奥利维尔。很高兴在一天内再次见到你们，我这里现在是早上 8:30。

乔治从整体层面对 ICANN 进行了精彩介绍，包括运作原理和运作模式等一些问题。

当然，目前还存在一些反对声音，不过仍在协商当中。也就是说，还存在一些质疑 - 我是指存在不同意见。必须了解如何折衷意见并进行协商，包括相互信任、避免孤立运营及调整文化，从而规避公开质疑，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共同进退。

我想探讨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一般会员成员参与这项事务？当然，绝对不是为了谋利。实际上，刚好相反，通常还要投入资金。我们并不是为了拓展专业目标，而是为了保障公共利益。因此，我们才会在此征询全球 40 亿互联网最终用户的意见，确定他们是否了解相关信息，因为 ICANN 发生的一些变化确实会对他们产生影响。

我们绝不会妄图代表 40 亿用户，而是就影响 40 亿用户的一些活动展开讨论，这项任务并非绝无可能。只不过要充当最终用户的眼睛和耳朵。为此，我们构筑了广阔的基层系统。我们需要能够与用户进行交流，征询他们的意见，再将意见整理成表格。

在这个特定的系统中，最终用户是一个非常重要环节。我要指出的是，如果 ICANN 多利益相关方系统不顾及最终用户的意见，就好比桌子缺少一条腿。

我就说这么多，其余部分留给其他代表进行介绍。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谢谢，玛丽塔。我看到詹姆斯·普伦德加斯特要求发言。

詹姆斯·普伦德加斯特： 是的，谢谢您，奥利维尔。詹姆斯·普伦德加斯特。我加入了注册管理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但并非代表他们发言。我的意思是，无论对于注册管理机构还是注册服务机构，参与原因都很简单。尽管 ICANN 并未将自身定位为监管机构，但 ICANN 却要负责规范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业务。

玛丽塔刚刚指出过，参与这项工作具有经济利益，但实际目的远非如此。我认为，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确实希望 ICANN 取得丰硕成果。他们希望开发极其高效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因为坦率地说，如果做不到，情况会糟糕得多。

坦率地讲，如果在 ITU 或联合国系统做出这项尝试，恐怕不但不起作用，而且也无法取得同等效果。

众所周知，鉴于一直与社群通力合作，我们已经能够绘制路线图并取得了一些丰硕的成果，而且真正向全世界证明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本身可以有效运作，成效也十分显著。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谢谢，詹姆斯。下面有请詹姆斯·布雷德尔发言。

詹姆斯·布雷德尔： 谢谢奥利维尔，大家早上好。我想在詹姆斯评论的基础上简单说明一下，与注册管理机构一样，注册服务机构也是商业利益

团体，但我想从另一个角度进行说明，过去注册管理机构或注册服务机构加入 DNS 好比进入金矿，但时代一去不复返，现在我们代表客户参与工作，为托管服务提供商等其他业务部门提供支持。绝大多数注册服务机构为托管服务提供商、品牌保护商或业务服务部门。

不过，根据前期的一些评论，我们同样有理由认为，我们同样也是最终用户代表。或许最终用户的类型有所不同，但这些用户渴望自我表达、希望为自身乃至采用 DNS 的互联网机构服务，而且愿意参与 DNS 生态系统。

众所周知，无论探讨公共利益、最终用户还是注册人，都是为了从生态系统用户的视角向 ICANN 注入不一样的血液。

我完全赞同詹姆斯的看法，我们需要确保模型正常运作。追求商业利益并保障客户利益，但我认为还要实现一个更广阔的目标，那就是希望维系私营部门对 DNS 的管理权限，而不是生搬硬套全球法律和法规。我认为，之所以在开场白中提到 GDPR，是因为它极具破坏性而且会产生很多的不确定性。为国家或国内立法指引了方向，势必会对全球监管环境产生涟漪效应。我想此刻商业提供商一定会问，那么接下来呢？美国、加拿大或中国会作何反应？我们必须在类似的基础上做出回应。

我们需要确保该模型正常运转。必需确保高效运作。必需奠定具有商业确定性的基石，以便继续提供客户服务，继续推动增长。坦率地说，保持 DNS 符合需求。绝不能等到出现瓶颈才更新技术；必须懂得变通。一旦发现政策和问题陷入僵局且难以解决，势必会引发外界关注并面临巨大压力：ICANN 将会如何采用创新模式解决问题？我想我们也会为此焦虑不已。

出于商业目的，我们也会参与其中，但必需确保模型正常运行且高效运转。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是的，谢谢詹姆斯。当然，您也提到了，这是机构的黄油和面包，也是赖以生存的根本。对于注册服务机构和注册管理机构而言，既是工作，也是生计来源。您已经 -

詹姆斯·布雷德尔：我能不能 -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破坏性因素。不过，我们一直面临大量破坏性因素，比如 GDPR，但同时也不免要面对另外一些破坏性因素，全球疫情彻底改变了我们的工作方式。我的意思是，可以深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吗？这会对您造成怎样的影响？系统仍然适用吗？是否依然可靠？是否表现出应有的弹性？

詹姆斯·布雷德尔： 我知道还有其他人排队要求发言，在此只做简单回应。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将 ICANN 比作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的黄油和面包。我将它视为餐桌，我想之前做过这种比喻，也可能是厨灶。也就是我们做饭的区域，但膳食由其他食材制作而来。

在我看来，疫情既是祝福也是诅咒。我的意思是，显然我们的准备十分充分，有助于本地经济发展，特别是小型商业店铺 - 无论餐馆还是零售店，也可以尽快转向在线模式。趋势早已形成，但疫情加快了发展步伐，毫无疑问。同时我们也面临一些压力，比如，如何帮助学校实现在线教学？如何使 [音频不清晰] 开展在线业务？如何实现 [音频不清晰] - 我想 ICANN 需要仔细思考一下。

[音频不清晰] 模型的远程过渡难度比绝大多数机构要容易得多，但我们仍会发现目前还面临大量限制。

所以，我认为，疫情既是祝福也是诅咒，我们正在接受考验，务必积极应对，但还没有...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我想我们的连接遇到了一点问题。

詹姆斯·布雷德尔： 抱歉。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是的，您的连接断开了。最后一句的位置。请重复一下最后一句发言，詹姆斯。抱歉。

詹姆斯·布雷德尔：抱歉，我连接的是酒店 Wi-Fi。有点不稳定。我刚刚说，我认为务必积极应对，但还没有实现蓬勃发展。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发言。

下面有请保罗·麦格雷迪发言，谈谈这对您的工作方式造成了哪些实际影响。有困难吗？究其根本，人们还是习惯在办公室工作，现在却难以做到，至少过去一年无法进入办公室办公。因此，不免带来了一些破坏性。这是否对 ICANN 工作的开展造成切实影响？

保罗·麦格雷迪：谢谢奥利维尔。好的，我是保罗·麦格雷迪。这个问题问得好，它是最后一个问题的有效过渡，对吗？因为商业用户期待增强可预测性，包括业务可预测性和服务最终用户可预测性，对吗？目前，所有业务其实都在依赖这款模型进行运转。

很难想象购买机票、体验银行服务、租赁汽车，甚至单纯进行电子邮件或 Zoom 交互，对吗？从电子邮件和 Zoom 中可以看

出，在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所有不同的竞争对手基本都能保证经济正常运转，员工可以居家办公，这与十年前的疫情局势大不相同，经济取得了突破性发展。

在此过程中，没有什么比 ICANN 模型转变更重要的了。这是我个人得出的结论。在研究疫情对多利益相关方模型造成的具体影响时，我惊奇地发现，工作仍可正常开展。PDP 工作即将完成。每个季度，我们都会针对 PDP 征询公众意见。工作即将完成。很快会向董事会汇报成果。新 PDP 即将推出。

一旦员工开始停工并陆续离开，首先我们会收到大量请求，要求将所有这些截止日期延长数年，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发展进度甚至会进一步放缓，基本上并未达成所需的目标。我的看法刚好与此相反。在某些方面，其实有所简化。

坦率地说，没人因为环球旅行而感到疲惫，旅行过程棒极了。我们可以在走廊碰面，共同解决问题。听到过太多例子，也列举了太多例子。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休息一年并不一定是坏事，反而可能有助于解决乔治提出的问题。

当然，我们的立场可能有所不同。我想我们的立场必定会有所不同。我不相信群体思维。我信任大学。我认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非常广泛：首先，从个人和专业层面而言十分惊人，但在解决方案中体现各类不同群体的观点非常重要。

在我看来，我们可以共同调整一下语气。我们可以就相关问题积极进行协商。或许可以采取远程方式，而不必强求面对面交流，晚上前往会议酒店吧台会令我们感到焦虑，或许应该以安全为主。乔治的意见很棒。

但弹性极佳，我可以看出。据我所知，过去 14 到 15 个月，ICANN 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发展良好。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无论面对面会议还是网络会议都能良好适应。

保罗·麦格雷迪：

我认为面对面会议显然具有一定优势，对吗？面对面会议难度更低，如果不赞同某人的意见，那么可以一起到走廊深入探讨问题。因为有时我们需要互相交流，但在今天上午聆听各位的意见之后，我们发现大家的目标十分一致。无论讨论公共政策、可预测性、最终用户保护、保障行业文件发展还是确保签约方利益，都将在同样的水平线上探讨，朝同一个方向努力，对吗？有时，面对面会议比远程会议更有利于发现问题。但我要指出的是，尽管某些问题面对面讨论更加方便，但却无法彻底分解。事实上，我认为几乎无法分解，或许通过某种 PDP 或在某一季度采用远程会议模式反而解决了问题。

如果可以恢复现场会议，我同样喜闻乐见，请不要误解我。我了解目前的状况，还与十年前的运作模式进行了比较，技术、人员和志愿者的弹性得到了彻底体现。我认为这是乌云背后的一线希望。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谢谢保罗。

詹姆斯·普伦德加斯特。

詹姆斯·普伦德加斯特：好的，奥利维尔，我只简单说两点。在过去的整整 18 个月里，我对大家有了全新的认识。过去十年，我有幸每一年都能够现场出席 ICANN 会议，现在我们被迫成为远程与会者。可以这样说，现在我对远程与会者面临的挑战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我认为，身为社群，我们需要牢记疫情期间积累的经验教训，在过渡到混合会议模式或全程现场会议模式后仍然能够发挥经验作用，或许永远也无法实现全员现场会议。我认为，会议始终会采取混合模式，因为总有一些代表需要远程出席会议。

会议期间，我发现了一个问题：鉴于不需要长途劳顿，因此可以使原本无法出席会议的人们也能参会，让更多元、更高素质

的群体参与讨论。过去，除非现场出席会议，否则不可能参与讨论。

其次，我还向其他一些代表征求了意见。同样还要牢记一点：过去在出席 ICANN 会议时，我会直接向老板表示，“我在出席 ICANN 会议，请不要打扰我。”但现在，大家都在居家办公，既要完成日常工作，还要履行 ICANN 的职责，两项任务集于一身，势必会面临极大的挑战。我认为，我们必需注意这一点，尽量调整和适应，无论是时区还是其他方面。不过，我想我们需要指出这两点并铭记于心。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谢谢，詹姆斯。

有请乔治发言。

乔治·坎西奥：

好的，谢谢奥利维尔。这也许与詹姆斯刚刚提出的观点不谋而合，未来将逐步向混合会议乃至面对面会议模式过渡，务必谨慎考量参会问题，因为究其根本，像 ICANN 这样的社群，出席率是首要考量因素。社群工作 - 尤其是政策工作，只有保证较高的出席率才能顺利开展。何时才能出席会议？当人们自认为掌握主控权并且感到自己对本职工作具有一定影响力时，人们才会向往出席会议。

我担心现有的各项流程太过复杂，流程冗长必然需要投入一系列资源，包括时间、资金和知识，并非所有社群代表都能有机会出席会议。

我想我们必须进行合理深入的反思，重新思考社群流程。这一点与我们所制定的政策的复杂度息息相关。我记得，有时我们会试图规划每一个实施细节，甚至是政策细节。只需比较一下 2008 年或 2007 年 gTLD 原则与现行子项目建议提出的原则就会发现，几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别。

在政策方面，我们应尽量保持简洁、精益并积极迎接未来考验。始终从原则层面考虑问题。与此同时，这样也可以简化该级别与会者的参与流程，讨论决定真正重要的议题。

在我看来，我们必须反思一点：是否要将参与水平作为衡量社群工作的基准？当然，究其根本，只有提升社群参与质量，ICANN 才会变得更好。

希望我们可以切实解决这个问题，特别是目前正在向混合会议模式过渡，迫切需要利用 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阶段，以及过去五年在子项目等重大政策发展计划中积累的经验教训。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感谢您的说明，乔治。您提到了出席率。欢迎各位与会者参与讨论，下面开始提问，请大家按排队顺序发言。

目前问答窗口中只有一个问题。或许可以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但在此之前，我想请玛丽塔·摩尔发言。

玛丽塔·摩尔：

谢谢！谢谢奥利维尔。

我想谈谈出席率问题：疫情引发的种种状况目前及未来可能会对我们产生怎样的影响？

我的意思是，我认为我们的工作十分出色。我们凭借坚强的意志基本克服了此次挑战。我们坚持居家办公，平衡家庭与工作，一直非常努力。从未因此放慢工作的脚步。但是，一方面，我认为我们在招募新成员的过程中耽误了很长时间，这一点不容忽视。在整整一年半的时间里，这是我们第四次召开虚拟会议，过去所有代表可能都有机会现场出席会议，但现在可能无法实现。我坚信，如果必须长期延续这种局面，依托面对面会议建立的社会资产将会遭到侵蚀。

由于一直在此共事，我们当中的很多人现在已经彼此了解，但刚刚融入在线系统，门槛极高。所以我们必须考虑这一点。这将是我们的抗击疫情的最后一次决定性战役。

但愿可以再次齐聚一堂召开会议。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谢谢，玛丽塔。

下面开始接受提问。我看到马克·特拉亨伯格 (Marc Trachtenberg) 在聊天窗口中提出了一个问题：icann.org 对 DNS 做出的更改是否满足 GDPR 的需求，包括临时规范？现在，ICANN 指出必须遵守各个国家/地区出台的 DNS 法规，即使对 DNS 或多利益相关方流程有害也不例外。如果没有，ICANN 何时选择遵守哪些法律？

哇。是不是还要再预留一小时讨论这个问题？我不确定。这个问题涵盖的范围很广。

有谁希望试着回应一下这个问题？詹姆斯怎么样？

有请詹姆斯·布雷德尔发言。

詹姆斯·布雷德尔： 好的，我可以借此机会谈谈这个问题，如果你们可以听到我说话。

我认为这个问题很棒，马克。我担心 ICANN 疲于追随世界各地的法规政策。

在我看来，倘若 ICANN 可以合成最小公分母并制定政策，如果将法规设定为底线，那么或许应该将它设定在底线上方 6 英寸，涵盖所有提供商及司法管辖区。不过，我认为 GDPR 可能只不过是这场动态变革的序曲。现在我们明显感觉到，有些法规规范的不是公司或服务的提供区域，而是用户获取服务的方式。因此，哪怕有些公司可能在特定司法管辖区并不需要遵守法规，也要尽量遵守规则。

那么，ICANN 如何整合各方资源构建有效框架？特别是，开始按不同的方向启动工作的时候。各地法律开始出现冲突，特别是隐私政策，但我认为在组织滥用、垃圾邮件或网络安全法规讨论时也可能会遇到此类问题。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项重大挑战，您刚刚指出的正是未来十年 ICANN 面临的基本生存问题，即：能否继续有机融合所有这些相互竞争的司法管辖区以及所有不同的法规？还是最终跌入死胡同？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感谢您的发言，詹姆斯。

还有其他小组成员希望据此发表意见吗？

我看到保罗举手了。我是保罗 麦格雷迪。

保罗·麦格雷迪：

谢谢！我是保罗 麦格雷迪。

在我看来，真正的挑战并非在于选取遵守的各项法律，这听起来并不是有效的成功战略，而是提前进行规划，确保出台合理的法律。

至于 GDPR，无论喜欢还是讨厌，其实都可以用一句话进行总结：出于以下原因，应该可以访问域名注册人信息，而且应该以此类机制为基准，避免公开发布，无论法律规定如何，ICANN 社群都必须竭力取得良好的成果，对吗？

我认为不应该过度担心大量法律涌向您，必须即刻设法探寻中间立场，了解多利益相关方社群及 ICANN 高级职员面临的真正挑战。我发现 ICANN 高级职员越来越多地投身这项工作，希望抢先一步解决问题。试着掌握局势，了解相关情况。尝试帮助监管机构了解业务，以便出台行之有效的法律，保护最终用户免受网络钓鱼和欺诈威胁，同时避免对域名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造成不必要的干扰。

在我看来，这项挑战似乎更加严峻。这并不比了解和避免陷入困境来得容易，当然经过长期努力必定会取得更出色的成果。

众所周知，GAC 是我们的好伙伴，对吗？或许 GAC 可以帮助与监管机构进行沟通，解读行业面临的问题。

我们具备妥善处理问题所需的一切条件。只需确定究竟是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还是要不停地反复讨论？我赞同詹姆斯的看法。不断讨论，试着确定最小公分母，这是 2010 年代的做法 [笑声]。在我看来，在这一领域，主动出击才是未来的致胜秘诀。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您提到了 GAC，作为伙伴，他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听起来很像是，“我在 GAC 有一位朋友，他可以解决问题。” [笑声] 不，只是开个玩笑。我的意思是，在这个环境中，我们可以按照自身习惯和方式交流和共事。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Sebastien Bachollet) 很早就举手了，我想他可能有话要说。他放下手了。塞巴斯蒂安，还要发言吗？或许工作人员可以为您提供帮助。请举手示意一下。神奇的一幕就要发生了。

与此同时，尽管这个问题得到解答，问答窗口中还有另外一些问题。

有一个问题是：大型科技企业是否参与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我想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但我对“大型科技企业”有一定了解。事实上，我发现 GAF A 一直积极参与 ICANN 流程。GAF A 包括 Google、Apple - 或许不包括 Apple，但 Google 和 Facebook 出席了大量 ICANN 会议，而且加入了一些 GNSO 选区。

还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呼吁加强对依托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生态系统打造的 ICANN PDP 流程的认识，ICANN 亟需加强全球社群对 ICANN 计划的认识，因为全球社群是生态系统的主要多利益相关方之一。

我想我们可以将这个问题留到第二部分解答，因为届时将会确定 ICANN 是否采取足够的行动和措施来达成目标。以上就是我们将要开展的工作。

现在，我们来综合回顾一下。塞巴斯蒂安又举手了。请发言，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大家好，我是塞巴斯蒂安。我将使用法语发言。非常感谢，

我是塞巴斯蒂安·巴肖莱。刚刚听取了詹姆斯的发言，让我想起 20 年前的一件旧事，当时我有幸出席了第一次 ICANN 会议，

我遇到了一位 ccTLD 代表，他对我做出了解释：您在这里做什么？我代表最终用户出席会议。接着又遇到一位政府代表，他又问我：您在这里做什么？我说我代表最终用户出席会议，然后进行了一番解释。

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各司其职。有人代表最终用户，有人代表一般会员，有人代表 ALAC，也有人代表 GNSO。我们大家都是用户。但是，关于最终用户，我要指出的是 - 坦率地说，最终用户是指一般会员、欧洲 EURALO 和 ALAC。

其次，近期开展的辩论令我想要强调一下这段时间一直表达的观点。在问责制和透明度第 3 轮审核 (ATRT3)，我们建议对 ICANN 实施整体审核。我记得，我们一直强调对 ICANN 实施整体审核。

这可以追溯到 20 年前的最后一次 ICANN 全球审核。奥利维尔，非常感谢您组织本次讨论。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谢谢，塞巴斯蒂安！

这里是问答窗口。我发现已经有人在聊天窗口中做出解答，谢天谢地，大家比较理智，在主问答窗口做出回复。大家可以上下移动进行查看。

部分问题是现场作答。其中一个问题是：由于存在延误，所以必须远程工作，诸如此类。

詹姆斯简单回答了这个问题。问题由梅森 科尔 (Mason Cole) 提出。是否愿意与我们分享一下？

詹姆斯·布雷德尔：

我只想说，我赞同梅森的观点，我们正在征集处于停滞或暂停状态的政策和意见。

例如，保罗和我都加入了理事会，我想我对运作模式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他们仔细审核 PDP，前往理事会寻求建议，然后前往董事会进行审批。

现在似乎受到阻滞或者掉进裂隙，接着重返理事会，再次恢复 PDP 工作。我甚至不敢相信他们可以逆势崛起。

我想很多工作被搁置，部分工作甚至长期搁置，我想这就是梅森要强调的内容，必须确定这些工作是否仍然有效、过去寻求

解决的问题是否仍然存在，或者这些工作是否与刚刚启动或开展的工作存在冲突。

我想这是大家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大家想必听说过签约方，总体而言，目前 GNSO 并不愿意采用新 PDP，只知道现有工作状态不仅并不消耗现有的各类志愿资源，而且不利于取得重大进展。

我想我们或许应该慢慢走出来。我打算直接说明情况。顺便说一句，我答应奥利维尔不会表示不满，

但确实认为社群有时过度重视过程，对结果反而视而不见。即使结果并不完美，也会好于现状，目前还处在炼狱当中。

我就说这么多，我想我们应该综合审视所有项目，提炼需要讨论的优先事项。如果某项工作完成 90% 但却过时，某项项工作完成 70% 但迫在眉睫，那么或许应该翻转过来，要求志愿者开展关联紧密而又有意义的工作。

另外，我认为或许可以暂停新工作，至少先完成部分积压工作。

这是我的个人感受。我不知道有多少注册服务机构或签约方支持这个观点。但我认为我们正在经历转折，不应该接受任何新

工作，而是需要集中精力完成更多的积压工作，保罗的观点很合理。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杰夫 纽曼在问答窗口中询问根据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寻求折衷意见的激励机制。为此出台了哪些激励机制？

有请玛丽塔 还有詹姆斯发表看法。首先请玛丽塔 摩尔发言。

玛丽塔·摩尔：

好的，感谢您的发言。

在我看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列举激励机制。我认为，如果目标是运转系统，则与同事合作设法解决面临的问题，激励机制是保障系统运转的手段。

不一定要出台具体激励机制。显然，必定不希望造成伤害。不过，并不是说在提出特定建议时一定要出台相应的激励机制。毋庸置疑，必须开诚布公，愿意接受他人的意见。我认为，这才是关键之处。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谢谢！

下面有请詹姆斯和何文发言，接着我会提出一个问题，进入下一阶段讨论。

有请詹姆斯·布雷德尔发言。

詹姆斯·布雷德尔：

好的。我同意玛丽塔的看法。在我看来，协商过程十分棘手，但必须明白一点，成果或许不够理想，但一定比现在好。

我认为，无论开展任何讨论都必需意识到，有些问题可以开放讨论，有些问题或许并不适合参与意见。

我认为必需了解每位代表的工作背景、警戒线及灵活度，然后试着确定重叠区域，不过有时也必需承认无法达成共识 - 如果我想吃冰淇淋，另一个人想去游泳，我们总不能在游泳池的水下吃冰淇淋吧。有时协商行不通，可能是因为协商内容超出范围。也就是说，没有符合共同预期的框架，无从开始协商。

在我看来，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 - 我不想维护注册管理机构。抱歉，詹姆斯。

特别是注册服务机构，他们尤其渴望建立公平竞争环境，保证一定的确定性，开放创新，拒绝依赖新产品和新服务开发能力，尤其是现阶段域名的利润微乎其微，几乎感受不到。

我想这就是他们想要参与的工作。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何文·科巴里加。

何文·科巴里加：

谢谢奥利维尔。很高兴出席今天的会议。我在日内瓦参加会议，明天拜登和普京将召开峰会，届时很可能会为折衷意见赋予新的含义。某些价值将重新回归。

出于某些错误的认识，折衷意见未能实现全球推广。但是，至少从我这个外部观察者的角度而言，ICANN 为寻求折衷方案营造了健康的空间。我敢肯定，您会发现您所认为的关键要点并不总能获得认可，至少外界的看法如此。

在此，这是折衷方案的一项重要增值元素。关键在于权衡取舍。在疫情爆发期间，我们学会不断取舍，权衡封闭经济与健康措施，我们所有人都经历了由此引发的种种变化。

权衡不同的政治利益、科学见解、技术效益、经济效益。为此，需要做到两点。首先，需要开放沟通渠道，这一点至关重要，尊重并接纳不同意见，避免取消文化，这会从根本上污染所有政治和政策空间。尊重意见分歧，保留空间，接纳不同意见。

据我所知，ICANN 为此开展了大量工作，但总体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新时代的主题是寻求折衷方案，权衡是折衷的关键，从全新的角度理解权衡，亟需开创新的沟通渠道，保护组织提出的不同意见。

奥利维尔，轮到您了。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谢谢何文。下面进入本次讨论的第三部分。当然，我们需要从外界的角度观察 ICANN，问答窗口中也有代表提出相关问题，我们一起来看看法布利西奥·瓦依拉 (Fabricio Vayra) 的问题：如何改进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来促进达成共识，满足各多利益相关方的需求，同时避免利用所谓的 ICANN 内部人员？也就是说，我们对 ICANN 外部人员和内部人员进行了区分。有人说，内部人员按固定模式行事，外部人员做不到这一点 - 发展必然要打破现状，代表公共利益。

我打算请一位曾经加入 ICANN 但现在已经离开的代表发言。我想请里纳利亚 (Rinalia) 来谈一谈。

有代表就第三部分发出提问：ICANN 社群外部对 ICANN 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看法如何？ICANN 社群、董事会和组织在全球推广 DNS 及促进 DNS 发展方面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另外，ICANN 在参与更广阔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方面存在哪些缺陷和优势？

所有信息都在这里。里纳利亚，我记得您曾加入 ICANN 而后从事外部工作。想必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 (Rinalia Abdul Rahim): 我可以解答部分问题，但做不到完全解答。

谢谢奥利维尔。大家好！我是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刚刚想起需要报上姓名。

再次参与 ICANN 事务，我深感荣幸。迄今已有大概三年多时间没有接触相关事务。

首先，从国际互联网协会的角度谈谈多利益相关方模型。从整体角度而言，国际互联网协会支持采用多利益相关方方法，因为这是做出互联网相关决策的最佳途径。众所周知，生态系统十分复杂，涵盖 ICANN、ISOC 及其他很多组织。

多利益相关方方法的理想之处在于，它有利于敦促各方各司其职，这是 WSIS 流程的宗旨，特别是呼吁各方开展协作，共同保障互联网用户的整体利益。

从本次会议中分享和准备的各种文件中可以看出，ICANN 投入了大量精力审核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确保该模型更加有效。

我还没有完全跟上变革步伐，但希望了解在提高模型效率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教训，因为可以想象，这个过程并不容易，何文刚刚说过，需要权衡各个方面。

我可以设想，在认识到这一点之后，很多 ICANN 外部人士也会因此受益，而且势必对这些信息颇感兴趣。

如果人们投入精力了解 ICANN 模型，很可能会发现多利益相关方方法比其他方法结构更加清晰。整个过程开放、透明而且条理清楚。在我看来，ICANN 外部人士应从三个层面看待多利益相关方模型。

首先，该模型有助于 ICANN 及时有效地履行义务。在前面的会议中，乔治从绩效的角度对此进行了说明。

其次，从模型重要性的角度而言，ICANN 模型开放稳健，符合多元化和包容性要求。我们据此开展了大量讨论。系统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前期讨论指出过这一点。全球各地的代表汇聚一堂开展讨论，尽管时区问题很难协调，但仍得到各方的有效参与。确实十分艰难，特别是在疫情期间，因为所有人都要远程出席会议，大家可能会感到很痛苦，当然也可以提出。与此同时，透明度和问责制尤为重要。

第三，务必在模型中确立有效机制，吸引人们对特定问题的关注。如果来自外部，那么势必会关注：模型是否达到绩效目标？ICANN 工作是否符合预期？是否及时完成工作？多元化和包容性是否有所提升？

该模型的关注焦点通常是达成共识或做出决策所需的时间。至于流程，无论是否加急，很可能都无法快速有效地对影响 ICANN 职责的外部压力点做出响应。同样，还必须信任流程一定会取得合理的成果。这一点与绩效同样密不可分。

为此，必需从包容性角度促进参与，确保参与者达到足够的知识水平，同时建立公正合理的流程。这些变量往往无法完全掌控。

第三，根据政策或决策日程列出的各项议题，有效权衡全球参与者的时间投入可持续性与志愿者需要达到的学习水平。我发现，马跃然 (Goran) 在聊天窗口中指出，审核流程共统计了大约两三百项建议，ICANN 目前正在积极处理开展的其他各项工作。那么，大家认为应该怎样处理这样的意见呢？我敢肯定，大家已经为此努力了很长时间。

总而言之，我认为 ICANN 模型是多利益相关方方法的强大变体，因为它透明度高且流程和职权明晰。但是，仍需解决一些绩效

问题并达成模型预期，面向 ICANN 外部传播，从而增强人们对模型的信心。

为解答奥利维尔提出的关于外部与内部的问题，务必秉承开放态度，确保欢迎广大新代表加入，我们制定了充分的能力培养计划，使他们顺利过渡至 ICANN 系统，因此不必成为内部成员也能驾驭系统。

我要暂停一下，稍后我会继续介绍需要做出哪些必要调整，如果 ICANN 计划继续参与互联网治理生态系统事务的话。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好的。谢谢里纳利亚，我们回头继续邀请您发言。

与此同时，有人在聊天窗口中向您提问，询问 ICANN 与 ISOC 之间的关系。我想请大家快速对这个问题做出回应。

接下来有请克莱尔 (Claire) 发言，介绍一下这个主题。克莱尔·克雷格 (Claire Craig)，请讲。

克莱尔·克雷格：

大家好。各位上午好。各位上午、下午和晚上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现在还是上午。

我是克莱尔·克雷格，很高兴出席本次会议。我同意里纳利亚的所有观点。

在此我想简单评论一下参与问题，因为如果本次会议不是远程虚拟会议，今天我可能没有机会出席会议。疫情确实带来了一些不便，但也带来了一些好处，特别是对于那些平时没有机会参会的人员。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克莱尔掉线了吗？

克莱尔·克雷格： 抱歉。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克莱尔，抱歉，您掉线了。

克莱尔·克雷格： 好吧。我发现我的互联网连接似乎不太稳定。

我会试着说慢一点。这样可能会有帮助。

同时，我要指出的是，我代表 NCUC 出席会议，但本次发言纯属个人意见，从加勒比海地区和南半球公民的角度发表意见。

ICANN 为加勒比海地区提供了大量帮助。特别是在疫情期间，仍然创造机会吸纳新的利益相关方加入模型。同时还积极实施能力培养，CaribNOG 地区的某些组织尤其受益，我是加勒比电信联盟成员，代表政府利益相关方。现阶段推出了各种不同的外展计划，提堪图（Ticanto，音译）专门负责企业合作事务。ICANN 一直是 CARICOM 和东加勒比国家组织 (OECS) 等地区组织的发言人。

同时，GAC 也曾代表我们发声，尽管加勒比国家/地区有两个国家，分别是巴哈马和古巴，但却都未派遣代表出席会议。

此外，加勒比海地区与其他地区有所不同，共有两家互联网注册管理机构，也就是 ARIN 和 LACNIC。ICANN 一直积极参与相关会议。

具体而言，ICANN 一直坚持进行 LAC-i 路演，这是 ICANN 在加勒比海地区举办的特色活动，同时还成立加勒比海地区工作组，吸引加勒比海地区公民积极加入 ICANN 多利益相关方环境。

由此可以看出，我们在国家 IGF 会议层面获得了很多经济和直接参与支持。但是，我们地区的政府仍然面临一些具体问题，欠发达国家政府的问题尤为显著。部分问题在于，我们的经济体实在太小了。加勒比海地区总人口约为 4300 万，共有 17 个国家/地区。

差旅费用庞大。电信服务连接成本高昂。大部分技术很重要。

在这种情况下，为 ICANN 开展工作创造了大量机会。特别是在政府方面，因为现阶段我们的政府需要应对大量具体挑战。因此，我们建议从领导层面与加勒比海地区政府利益相关方建立更密切的合作。

我们明白，这项工作由利益相关方合作事务经理负责开展，但我们与总理、部长和数字经济常务局秘书长举行了更细致的会谈。

我认为有必要提出一项建议：ICANN 领导可以在推进工作的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

还有很多想法未能表达，暂时就说到这里。非常感谢，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克莱尔，您的发言其实回应的是本次讨论的第 2 项议题，也就是社群、董事会和 ICANN 组织应当承担的责任 - 提到 ICANN 必须开展相关工作并负责外展事务，您指的是董事会、社群，还是 ICANN 组织？究竟是哪一个？

克莱尔·克雷格：

ICANN - 不是社群。加勒比海地区社群规模很小。我们这里的 ICANN 社群规模很小，我们必需切实壮大这一地区的 ICANN 社群规模。我敢肯定，这种做法同样也适用于其他欠发达国家。我认为，ICANN 组织和董事会需要进一步开展工作，特别是加强能力培养及财务规划。

同时还要推广英才计划，稍后还会介绍一项内容，平等并不一定意味着公平。大家可能希望为加勒比海地区及其他欠发达国家创造一些便利条件，但可能并不希望向北半球国家提供同等条件。这种方法行不通，当探讨整体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及促进多利益相关方代表公平参与时，必需因地制宜具体对待。感谢大家。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感谢您的说明，克莱尔。很有见地。我发现，人们在聊天窗口中据此做出了很多积极反馈。

何文，我们在此介绍了 ICANN 组织、ICANN 董事会和 ICANN 社群。当然，我们是内部人员，深刻理解其中的差异。

从外界角度而言，情况又如何呢？人们对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感受如何？日内瓦公民社会、私营部门和政府的看法截然不同。

何文·科巴里加:

奥利维尔, 您让我感到十分困惑, 我可能有些误解, 因为我发现大家正在积极讨论细节, 我处在安全地带, 能够容忍一切错误。我想谈谈我对 ICANN 的看法, 或者说一直以来的看法: 身为一家衔接模拟空间与政治权利中心的组织, 我们的距离足够获得温暖但又不会被灼伤。纵观整个发展史, ICANN 一直徘徊在政治问题和争议周围。

另一方面, 模拟空间足够远, 当然不会被烧毁, 但也无法影响政治流程, 至少了解工作进展。我担心, 关于这个潜在问题, 一旦 ICANN 迈出这一步, 这种方法适用于背景及其他问题。但根据近期情况, 特别是疫情期间, 整个空间发生了重大转变。下面我想具体谈一谈。

赫拉利在全球知识界可谓大名鼎鼎, 出版了《人神合一》、《智人》及另外多部书籍, 时常出现在书架及《金融时报》采访中, 疫情期间实现重大发展, 成功打造了数字化基础设施。不仅可以建立通信, 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弹性。

我想代表 ICANN 和 ICANN 社群邀请赫拉利出席会议, 与他共同讨论相关问题。我想向 ICANN 及所有基础设施提供商宣布, 你们成功了。您帮助我们开展工作, 持续推进工作, 促进教育及其他各个方面的发展。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还做出了另一项重大转变。疫情期间, 政府和科技企业变得愈发强大。政府有权决定是否接受差旅请求以及前往哪些区域。他们可以在最后几

个月开展社会活动。我认为，这样势必可以无可非议地获得新能量和新活力，进而更加密切地关注数字空间。因此，哪怕政府暂停工作，也会很快恢复正常工作。

由此可见，有一家政府显然对 ICANN 非常重要，那就是美国政府。如果仔细分析 G7 声明和最近几天发布的最新文件，将会发现一个问题和两条关键信息：一是价值观，二是公益事业。ICANN 是一家公益服务机构。但我认为 ICANN 的运转模式和通信模式并未充分表现这一点。宣传我们是公益服务机构，但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系统十分复杂，却表示我们为公众服务。言行不够一致，大家可能对此产生共鸣。

现在，随着政府的回归，科技企业希望加强监管，因为他们渴望整理自身的经济地位，在政治经济体制中很容易实现，因而需要加强监管。我们已经开始着手推进这项工作。从税收、数据、电子商务谈判、WHO、健康等多个领域入手解决问题。我担心，如果 ICANN 脱离时政，很可能会迷失方向。关键在于，ICANN 如何才能找到临界点，避免受到伤害？

IGF 是 ICANN 的专属自然空间，ICANN 为此投入了大量财力和智慧成本。众所周知，我们一直在开展讨论，最终结论表明 IGF 必须实施改革 - 要么完全脱离政治轨迹，要么采取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打造人类数字家园。建立多利益相关方空间，供人们解决自身问题。这个空间一定极富包容性、透明而且信息通畅。

我曾在联合国高级别小组工作，我对 ICANN 的立场感到惊讶，有时 ICANN 社群并未意识到划定政治界限的潜在好处，在此 ICANN 具有一定的发言权和深刻理解，从而彰显 ICANN 的多利益相关方方法和包容性哲理。这样可以对 IGF 进行全面提升，包括增强可视化、改善包容性及形成势不可挡的发展动力，即政府、科技企业及其他各级机构出台更多的政策、规范和规则，将它们张贴到墙壁上。如何完成缓冲并规避一些不利于互联网发展的流程？势必需要在政府之间开展热烈协商。必需确立政府间流程。对此，我们不能太过天真。在解决很多问题时，都可以预留空间，探寻 IGF + 多利益相关方方法。

最后，ICANN 必需投资开展所谓的跨界者培训。包括了解不同社群的人员，他们可以提供翻译服务，减少翻译错误，不仅仅是缩略语，还包括政治政策和技术问题构思。

下面列举最后一个例子。在我们的会议中，很多代表都在询问流量去了哪里，特别是在上一次网络危机发生之后。比如我和奥利维尔通过 Zoom 建立连接，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位于法国，是否从法兰克福建立连接。人们时常提出这些问题。

我向技术社群几位朋友进行了咨询，希望他们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不得不承认，我有些震惊，目前还没有绘制动画的简单工具。比方说，我们五人之间进行通信，信息朝哪一个方向流

动？人们一直在询问这个问题。询问原因多种多样，但大家都意识到，Wi-Fi 通信不再抽象。

在做出相应解答及创建跨界者逻辑后，ICANN 更加确信自身立场，更积极地参与全球辩论，进而做出更明智、更可靠的全球数字决策。

又到您了。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感谢您的说明，何文。天哪，这绝不是一件小事，您提出了一个重大课题供我们解决。

何文似乎需要与马跃然沟通一下，因为马跃然在聊天窗口中做出了答复。当然，马跃然做出了答复。毋庸置疑，ICANN 与很多政府进行了交流，除此之外，您还可以查看 ICANN 相关部门提供的文件，其中详细介绍了联合国以及不同国家/地区的工作现状。所以说，现在有很多工作都在开展。

我有些担心时间不够，因为我们就政府事务开展了大量讨论。下面有请乔治·坎西奥和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发言。

所以，有请乔治发言。

乔治·坎西奥：

谢谢奥利维尔。我会尽量简明扼要地介绍。我想自 2003 年从事互联网治理工作开始说明。那时，ICANN 几乎每一次组织国际讨论都会提到互联网治理问题。而今，这种时代一去不复返。我想这不仅对 ICANN 有利，对我们也很有利。不过，ICANN 仍然活跃于互联网治理领域，堪称多利益相关方决策的灯塔。当然，对于保障 DNS 安全性和稳定性具有一定的战略和运营意义。

此外，如果出现与互联网行为相关的问题，且在别处无法解决，那么势必会推送至 ICANN 机构。有时十分方便高效，比如按照 GDPR 和商标保护法进行处理；有时则较为棘手，因为很难轻易确定最佳干预方。例如，我们可以探讨 DNS 滥用问题。有时候，有些问题既在 ICANN 讨论，同时也会在其他机构讨论，因为问题涵盖多个层面，比如使用地理名称作为顶级域。

ICANN 希望通过其他论坛和组织使人们充分理解他们的使命和任务，届时采取的决策很可能直接或间接影响 DNS 层，以便实际确定 ICANN 是否是解决问题的最佳场所。

其次，ICANN 还希望与工作存在重叠的论坛和组织建立并维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比如 WIPO、ITU 以及其他一些机构。

第三，或许最重要的是，在这种涓滴效应的影响下，我认为 ICANN 势必希望建立开放、自由、稳定的互联网环境，支持互

用并以多利益相关方方法为基石，人们首先会组织富有成效的多利益相关方论坛来研究这些问题，最终才会将问题交由 ICANN 解决。因此，我认为大家一定十分渴望继续支持开展相关论坛和流程，融合 IGF 的各种方法，正如何文所说，还包括数字合作流程路线图，早在去年联合国秘书长就已启动这项工作。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谢谢乔治。接下来有请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发言。

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谢谢奥利维尔。我是里纳利亚。

我想就克莱尔提出的能力培养建议及何文提出的跨界者培训问题补充几点看法。这项工作非常有趣。我想依托背景信息进行说明 - 如果 ICANN 继续参与互联网治理生态系统事务，需要采取哪些必要行动？我的观点其实适用于互联网社群的各个部分，而不仅限于 ICANN。

为在互联网治理生态系统中持续发挥作用，我认为每一家互联网组织都必须根据自身使命有效安排工作计划，所有互联网组织必需持续努力，为世界各地的技术和政策领域用户提供支持，包括何文刚刚提到的跨界者，共同促进互联网发展，确保互联网实现开放互用、全球互联且安全可靠。

在赋权过程中，一定要记住，确保新一代互联网倡导者支持互联网至关重要，国际互联网协会将与 ICANN 合作处理互联网社群的各项事务，促进对全球互联网倡导者进行能力建设和培养。非常感谢，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谢谢里纳利亚，您刚刚提到，代表们在问答窗口中提出了一些问题和意见。韦斯顿·冬科尔 (Wisdom Donkor) 提到了疫情对发展中世界参与 ICANN 流程造成的影响。当然，这无疑会降低发展中世界的参与度。

同时，萨伊德·伊夫蒂哈尔·什哈 (Syed Iftikhar Shah) 提到依托多利益相关方生态系统通过 ICANN 模型改进 PDP 流程。ICANN 亟需提高全球社群的 ICANN 计划意识。

当然，还有很多工作仍在进行当中。鉴于现阶段差旅计划受限，至少全球部分地区会收到一定影响，因为 ICANN 会议并不在您附近区域召开。

问题在于：为提高 ICANN PDP 流程全球社群参与度，ICANN 将会推出哪些重要宣传计划？

或许可以轻工作人员来解答这个问题，详细介绍一下英才计划以及现阶段实施的不同计划，包括 ICANN 学习中心，这一点很重要。

还有代表提到了加勒比海地区的参会问题。克莱尔，我知道您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ICANN CEO 上一次前往加勒比海地区距今已有很长时间。我想鉴于现阶段疫情严重，ICANN CEO 及工作人员恐怕会避免所有差旅工作。

克莱尔·克雷格：

好的。我们刚刚说过，我们召开了多次虚拟会议，因此 ICANN 领导很可能出席会议。我们希望提高领导层参与度。

我想借此次发言机会再补充一点意见，因为会议时间就快结束了。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 ICANN 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商业利益。

整个 ICANN 组织都必需意识到，欠发达国家可能很难招募志愿者。

在北半球，有人一边担任志愿者，一边通过政策工作获得收入。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却没有这种选择机会。

在此类区域，我们认为 ICANN 需要切实评估某些志愿者的观点，支持欠发达国家确保可以在多利益相关方组织中均衡各地区的代表人数。非常感谢。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非常感谢，克莱尔。

我想继续谈谈问答窗口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仍然不断有人提问。遗憾的是，我想我们无法解答全部问题。

有人提到近期的网络攻击事件，也就是网络犯罪分子。ICANN 如何推动打击网络攻击？这位代表还提到了代理服务。当然，其中一部分属于基础设施，与 DNS 毫无关系。

不过，目前正在大力开展工作，缓解 DNS 滥用问题。有人愿意对此做出简单回应吗？或许注册服务机构或者注册管理机构可以做出回应。有人要发言吗？没看到有人举手。我叫詹姆斯·布雷德尔。

詹姆斯·布雷德尔：

好的，尽管可能没有太多帮助，但我可以发表一点意见。我认为很多网络攻击和网络安全主题并不属于 ICANN 的工作范畴，但可能与 DNS 攻击或其衍生的攻击存在交集。我想有些攻击案例会使用算法生成的域名，过去我们遇到过这样的例子，或

许可以通过阻止或摆脱一些算法来缓解攻击。这是一种潜在的交叉形式。

其余大部分滥用问题开始转向内容领域，也就是不再属于 ICANN 使命的范畴。但是，很多 ICANN 与会者仍活跃于这一领域。例如，据我所知，我所在的公司一直积极解决欺诈、诈骗以及疫情、政治和商业错误信息引发的类似问题。

有时与 ICANN 和 DNS 存在关联，但绝非政策核心。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不应该开展对话，了解我们扮演的不同角色以及可以开展的工作。

每当提及“DNS 滥用”，重新查看之前做出的一些评论会发现，制定一些确切定义非常重要。我想每个人对 DNS 滥用的看法都会有所差别。

我想此前一定听说过启用 PDP 检查 DNS 滥用问题，或许当时认为有些为时过早，直到至少可以开发出某种大家都能理解的通俗用语，确切反映“DNS 滥用”的含义，确保对问题有着共同的理解。在我看来，网络攻击 - 特别是国家资助的网络攻击，可能不在任何 PDP 的考察范围之内。谢谢！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谢谢詹姆斯。

我看到保罗和何文要求发言。在此恳请二位保持发言简洁，因为之后还要预留两三分钟请奈吉尔 (Nigel) 进行会议总结。我是保罗 麦格雷迪。

保罗·麦格雷迪：

谢谢奥利维尔。我是保罗 麦格雷迪。

简单而言，定义非常重要。不过，我想再次重申之前各位提出的一个想法，大家都认为自己属于最终用户，对吗？每当谈到 DNS 滥用问题，有时问题可能会演变为：这是指辱骂诽谤、奶奶受到网络钓鱼攻击，还是有人遭到黑客攻击？我们能否依托 ICANN 结构开展工作来缓解、避免 DNS 滥用，至少能够弄清发生的问题、确定始作俑者并在未来加以阻止。

我不太担心总是纠结 DNS 滥用定义，反而更加期待围绕现有观点展开思考，也就是最终用户事务。谢谢！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谢谢保罗。

最后，有请何文·科巴里加 (Jovan Kurbalija) 发言。阿努潘·阿格拉沃尔 (Anupam Agrawal) 也提出了一个问题。最好可以在 1 分钟内回答。

何文·科巴里加:

会议时间过得很快。简言之，ICANN 从用户层面就网络犯罪相关领域发表了看法，人们将会提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寻求帮助。因此，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此类问题并不一定由 ICANN 负责解决。各国警方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不过，有些问题可能会提交至 ICANN。ICANN 可以向公益组织说明问题的重要性并进一步发掘其重要意义。

其次，普京和拜登很可能就网络犯罪问题达成一些共识。因此，至少在日内瓦谈判过程中，预计网络犯罪问题将取得一些新的进展，无论布达佩斯、纽约还是维也纳会议都将开展新的对话。

我将持续关注这个问题。我要指出的是，这是面临的一次重大飞跃。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谢谢何文。您刚刚提到，疫情期间需要做出权衡。问题是：ICANN 需要做出哪些权衡？

何文·科巴里加:

权衡包括商业利益与公共利益权衡。但最终势必要在功能性、公平性和维护互联网公共利益之间做出权衡。

不一定要相互排斥。很多问题或许可以发掘双赢解决方案。同时，也会开展零和讨论，.AMAZON 就曾面临此类情况。因为

不要忘记，大家正在研究当代最具争议性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身份问题。一旦接触身份问题，无疑相当于自找麻烦。

很高兴 ICANN 远离这些争议。祝贺马跃然、董事会及其他各位成员。不过，迟早都要处理这个问题。为此，需要在开发一项权衡机制，衡量究竟从功能层面增强互联网稳健性、解决公共利益问题还是解决身份问题。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谢谢何文。

我想将在本次会议结束后再研究这个问题，但我们需要先总结一下本次会议。我想莎莉·科斯特顿 (Sally Costerton) 一定希望就其中一个问题做出回应。莎莉？我们听不到她的声音，

莎莉·科斯特顿：现在能听到我说话吗？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现在我们可以听到您的声音了。

莎莉·科斯特顿：这样好点了吗？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欢迎。

莎莉·科斯特顿：

大家好。请讲。非常感谢各位就参与问题开展热烈讨论。很高兴为大家解答问题，探讨加勒比海地区参与相关事务将会为大家带来多么有效的影响。非常感谢大家积极发表意见和评论。你们的反馈很有帮助。

我只想说明一点，奥利维尔也曾指出，对于全体 ICANN 社群成员而言，无论是新成员还是老成员，每个人都可以访问 ICANN 学习中心，也就是我们的网络大学。如果要转到网页或者向我发送电子邮件，我们将针对如何注册以及获取报名参加本次会议所需的 ICANN 账户提供指导。使用同一个账户。

现在，我们推出了大量课程，涵盖各种不同语言，不仅适用于初学者，也适用于加入社群很长时间且正在学习新主题的成员。

如果您有时间并且愿意参与，我们很乐意为您提供服务。我们会不断推出新的课程。这是一种极为有效的在线能力培养途径，迄今为止一直很受欢迎。

我们推出了英才计划，我想大部分代表对此有所了解。有些英才学员出席了 ICANN71 会议。同时还推出了新生代计划，这是

一项区域计划。新生代计划学员来自会议召开地区，英才计划是一项全球计划。

哪怕采用虚拟会议模式，两项计划同样颇受欢迎。在此祝贺首次出席会议的各位成员，首次出席会议就无法召开面对面会议，这样确实有些艰难。大家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建议各位资深社群成员积极参与外展活动，同时欢迎各位新进社群成员，思考一下如何激发他们在相关领域的兴趣，期待继续招募新的志愿者和与会者。

如果志愿者人数不足，希望获得额外的帮助，请随时与我联系。我可以带您联系我所在的团队，联络新的潜在志愿者和利益方，如果您还未取得联系的话。

以上是我想说明的观点，奥利维尔。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避免与新进成员因此失去工作兴趣，在会议上提前提出效果会更好。我们必须努力避免这种情况。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非常感谢，莎莉。很有帮助，当然也很完善。

遗憾的是，会议已经超时了。我想请尼戈尔·希克森用 1 分钟进行总结，我们没有 5 分钟时间了。1 分钟可以完成总结吗，尼戈尔？

尼戈尔·希克森：

大家下午好！当然，我们可以在 1 分钟内完成。

本次会议由 ALAC 与 GAC 联合召开。会议指出，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必须合法、有效、包容且避免争议。这个词难以启齿。

好消息是，我们开展了大量工作，确保这项工作有效、合法、包容。疫情使问题和挑战进一步加剧，能力要求也进一步提升，但 ICANN 和 ICANN 社群正在努力克服困难，确保真正实现包容性。

必须确保兼顾社群内外，广泛吸纳各界人士，正如很多代表所说，混合模式是未来发展趋势。我们必须兼顾社群内外，整合新老成员。

如果这种模式合法有效，那么从外界的角度而言，则具有包容性且值得提倡和注意。如果模型有效，ICANN 将继续积极参与技术社群和能力培养工作，进一步改善声誉。

我们需要靠近阳光，了解人们的看法，但又不能距离太近。在前进的过程中，我们将采取合理合法的方式参与互联网生态系统事务。谢谢奥利维尔。

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非常感谢，尼戈尔！

听起来太棒了，简直有些诗情画意。

无论如何，谢谢大家。谢谢各位小组成员。希望每个人都能从中发现乐趣。当然，我很喜欢。

另外，我要感谢口译人员和 ICANN 工作人员，感谢你们多陪伴我们 5 分钟，当然也感谢他们出色地完成今天的工作。

同时，感谢各位计划参与者 - 抱歉，我是指计划组织者、GAC 计划制定团队、其他社群组织、GNSO 以及参与相关工作的不同社群。他们在一个月前启动工作，现在已经到达最后一刻。感谢各位。

希望大家喜欢本次会议。尽管今天有些晚了，我看到还有很多代表仍然在线。祝各位上午、下午和晚上好。大家还在继续讨论，聊天窗口仍然十分火爆。显然，还有很多内容有待讨论。

玛丽塔·摩尔： 谢谢奥利维尔。感谢您主持会议。棒极了！

乔治·坎西奥： 谢谢。再会。

克莱尔·克雷格： 谢谢各位，再见。很高兴认识大家。

录音停止。

[听写文稿结束]